

孫文

華印印刷公司承印

共軍調集十萬全線猛烈進犯
平津路南側安次縣昨被竄陷

○南京廿一日電。軍息。(一)四平街西約廿五公里之八面城以北及東城郊附近之共軍。二十日晨被國軍擊潰。刻向榆次附近逃竄。(二)由新四平街潰退之共軍。於十九日在郭家店被國軍阻于西平街東北廿五公里一狹隘。主力退却。二十日向公主嶺方面竄去。據息。公主嶺方面國軍控制尚有步隊約三萬餘人之兵力。(三)北平二十日電。據錦縣訊。共軍在熱河境內之規模政勢。更趨白熱化。現龍集平泉附近之共軍。已近十萬。配有重砲。據息。駐平泉五十一營國軍。已被共軍八旅之衆所包圍。

○瀋陽廿一日電。熱河共軍自停止軍事衝突命令發佈後。并無遵守命令撤退調遣之誠意。為

共軍計劃攻擊青濟

濟南三面受敵情勢日呈嚴重

却掘明陵寶藏

在附近構築工事掩護

如不速爲制止。恐將繼東陵之禍。瓦礫能盡。

促成我國和平統一

邵力子昨與周恩來等杯酒敘歡

.....

今日蘇北慘況

[illegible][illegible]

局部改組皖省府
設五水利工程

京廿一日電。行政
宋子文今日上午十
四時在政院大
由院長宋子文

軍事外交報告
(一) 褒卹程

其次出席今日下午
之行院會議。
京廿一日電。政院
三次例會今日下午
決議。呈請國
令褒揚。并從
(二)改組水
。決議。通過

威甯艇長昨日槍決

砲手王學海等三人同時伏

拖帶第一號鉄殼裝載藥卷物品、及該部員兵由鐵
手孟元。利用鐵壳攫得旅客數十名。每名收款二十
兩不等。該部科員王學海。該艇官兵陳致富、鉄
架乘私掠遊客多人。每人索取廿餘兩元。該艇因
匪徒。金中開劫客三次。于西安安寺。松茂上該艇

[illegible]

禁行最著

○桂林廿一日電。戰犯
罪證調查小組及遠東國
際法庭檢察官克勞萊等
一行。乘桂飛機揚州工作。
預定在衡旬留一晚。

前此
偵查
工作
之進
行。

人在桂

○桂林廿一日電。軍委會
派桂飛機兩架轉漢口
飛赴日寇罪證調查組

經費困難名額有限

教部決定從緩辦

廿一日電。前青
治部指導委員會
遣青年軍國外留
學及外事局呈
請員國外留學
青年軍退伍管理
人語記者。該項
之派遣。事實上
難。蓋彼等留學
期款至鉅。教部
青年軍退伍管理

在求實行國防會議
首期經濟建設原則

●南京廿一日電 新任
駐英王雲五 廿一日晚
九時在商務印書館南京
分館接見 平野中。接
見中央社記者。據談。
人對經濟行政件無經
問題。厥爲如何實施
。至努力生產。得相
約。雖屬老生常談
爲當務之急。王氏於
出戰後英國今日如何
在國際行政戰時努力

☆☆☆
紐約各

▲紐約廿一日合
週非島專電云
受威脅。禁止運
結果。無效份子

獎勵人民告發囤戶

非米商不得經營米業

函廿日電：爲新市市長。并獎勵人民告發。沒收粮食百分之五十爲獎勵金。此項登記法。將來并頒布施行。

代表舉行粮食會議。

內閣所有對向社會局登記逾期不到者處收食文易情形。詳細呈報

今後高中畢業學生
規定須服兵役一年

役一年始能取得大學投考資格。女生亦須同樣受軍中勤務訓練。預料該項草案將於六月初旬發表。依照該草案本年度全國

高中畢業生約十萬餘人，分分別集中
武漢、貴陽、西安、瀋陽、廣州、杭州等九區受訓，又悉。
本年度各大學入學考試，仍將照常分別舉行。惟招考對策，僅
以歷年未考入大學之高中畢業生學生三萬餘人。及牧復原大專臨
時先修班高中畢業生為限。

▲天津廿三日電：秦皇
海運開航

○南京廿一日電 新任
總理王雲五廿一日晚
九時在商務印書館開
分館總理 房中接
見中央記者。據該
人對記者言：其擬
問題 厥爲如何實行耳
。至努力生產、樹膠
約、華僑生活、常規
爲當務之急。王氏并
在職時英荷今日仍
在職時英荷今日仍
美駐台副領
克爾抵台北

☆☆☆☆

紐約各報披露

☆☆☆☆

非島普選黑幕
指斥羅哈斯爲通敵
威督選民禁選奧氏

— 寒 心 —

家

別

葉藻

別了沙荊，別了呵！
向著無盡的雲山
我的心深深地震哭著
永遠地，永遠地不能相見了
無聊的好故事
欺騙了我好一箇三五年的時
刻，今是這離地
變成了寂寞的囚籠了
三五年來我東奔西走
騙我們的好的
故事，鼓勵我走向前而
又是那樣一個勢力的遠家
在牽引著我
呵！
沙荊！
我幾久地聽見你的聲音
還想起你的
那好心的腸的撫愛
我幾久地紀念著
在風沙沙漠裏
我也曾時時去過
我們的當年寄寓
我看見一草一木都開滿了

我們當時的痕跡
而嘆訴着消逝的悲涼。

啊！沙利，
沒有料到幾年後的今日
我再也用不去記起了
已經有這繁華的橋
將我們隔年變遷
載我們朝西漢的雲山
無助而憤憤地流淚

上帝幫了愛人類而存在
但上帝却任意
罪惡的畫畫地罪惡
而不容許
良善的人重歸了半步
不容許苦痛的人得到
並不侵涉別人幸福的幸福

別了，沙利啊！別了！
我今日看到銀絲上
有這標地四個字：
「彼得索達」

啊！果然我所預索生的麼？
我又只有無助的痛哭……

吳·JOHN MALONEY 作
吳紫金·王夢青 合編

來人剛一離開，我空室上，立即奔上公室之座。兩個官兵，一個低黑的人體，一手舉槍和四五十個他會和死不可救藥的好幾條的汽油蓋灑在我的身上，直至於邊。於是火把齊點，他之免於一死，為他是跪在墓外邊，為此發狂數日，另外同被殺害的那兩個人也來到這裏看他們這裏。

用汽油燒死了人是多麼容易得驚人的辦法啊！

兩日下午，有許多軍用作地刺實的要緊，我們盡可能地給他們，會被追趕，被追趕，被追趕，被追趕。

使人恐怖的是，日本的陸空軍，顯然不能和「善書橫掃」的時代一開始相合圖，我親眼看到實際：有幾個三四歲的小孩；被判死刑。我所認識的幾家人丁被關禁在屋子裏，然後放了把野火，活活燒死。

聖誕節後三天，一艘日本郵船，載滿了一觀光光的日本人，從上海開到。他們被小心地引導，通過剛清除屍屍的一些布景。他們自命慈悲地把「御菓子」分發給生命的中國兒童，而且拍着他們那被嚇壞了的國貨。

大陰曆十二月，國民區中的管理員給日本大使館喚去，告以第二天該處該舉行「自助」的慶祝。他們們應該製備大日本旗幟，持之

會與繁榮的遊行。大使館員不準民衆一再解釋，藉口日本軍事將這一種歡迎日本的影片，所以「他說：『你們要好好演戲一場』」。之後，即恐逐漸減少了。三月份間，東京政府的廣播電台，向世界傳播出了這套典禮的文詞：

「在南京城大殺平民及大德蘭舍之負責暴徒，已予逮捕歸案，現正予以審判處死。彼等係重要政權之部屬，心懷惡逆，乘機叛變。今次全局已告安寧，日本軍隊正在廢棄二十萬之中國難民。」

(本文截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號」之「REALITY'S DIGEST」) 阿爾文·J. 薩克(J. ALVIN SACK OF NEWARK, N.J.)

——心 刺——

「啊，唐子的夢該不美吧！——沒有加以裝飾，有人世間那惡的痕跡的夢。」

找不到陽光的一個夢裏，那裏的花褪色了，雖然在春天裏可聽到鳥的歌聲，但這些儘是重疊神秘的界們。

「可是你們做夢吧！春天爲你們帶來了清涼，一個族人，白晝走過了多長的路程，用盡氣力，留了一身疲倦。夜間，會替引入夢鄉是多麼地渴望那邊蒼茫的影形呢，是多麼地想馳騁在一個疆強者的面前。是怎樣地厭惡死的人感受之痛苦，土地是乾幹的，縱使到河邊也找不到一滴清涼，連山上的坑流乾乾地渴了，好像血管裏的血葉要停滯了，死了。這像對所有的旅人的諷刺嗎？」

「噫，唐子，夢裏族人所談話的不是伊國裏的交響樂，也彷彿不是耳熟的歌聲。所聽到的，却是一草如出於新雨的人們的呼聲。」

——心 棘——

什麼時候被驚醒，我不知道。我靜靜地聆聽着風聲，客車到站走走的腳步聲，我打量明天再作一次未完的旅程。

在我故居小樓向東開的一面窗櫺，可以看到那把伸向天涯的一端，使他高大得像一個無窮的騎士，顯得分外的美麗，我聽得在我小樓裏有風聲一立聲響。

我每次立在窗櫺，它會逗起我許多感想和留連。不是因爲它外表上的美麗，而是它的高雅和，而是它那種經受多次劫變具有炸不敗的精神。

有誰會輕信留在這樓上？是族人嗎？不是。它自有個受試讀在這樓上；縱使得到了個條條有礙於環境因而苦楚說下嗎？」

「怎麼？我們關心愛它它同樣的痛楚嗎？」

「爲它痛楚，我值得我們傾軋的。」

我又想起那些建在沙漠上的樓櫺。好壞它的精巧，也抵不過，一陣風雨吹塌下塌。比較它在樓下不安全的，因爲它底壽命時間上是在無可計算。

我相繼，分鐘，建在沙漠上的樓櫺，還不

浙江同善堂

一百餘年老舖 馳名丹膏丸散 特魚

參茸固本酒